

草山 残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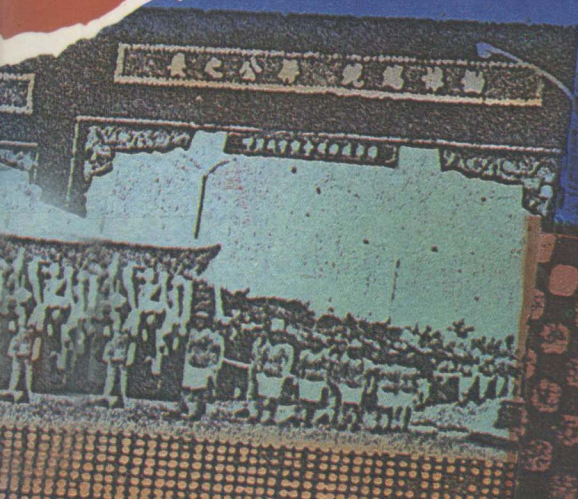
金陵春梦续集

第十二集 梦断草山

唐人 著
赵元龄 整理



日作書魁
人求已不亦人



草山
残梦

台湾文学研究

第十二集

草山

王人
林文

1995年12月

1995年12月

1995年12月

1995年12月

1995年12月

草山残梦

第十二集 梦断草山

唐人 著
赵元龄 整理

华文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64 号

封面设计:邵 新

版式设计:陈赓灿

草 山 残 梦

(第 1—12 集)

唐 人 著 赵元龄 整理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排 版

建 工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0.375 字数 2960 千字

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601—1600 册

ISBN7—5075—0114-0/I·83 全套定价:120.00 元(精)

(内部发行)

目 录

第一二八回

- 总统求医 老婆儿子各执己见 (3469)
副统辞职 内中诸多咸酸苦辣

第一二九回

- 蒋家父子 内定严家淦当副统 (3494)
美龄赴美 邀请孙公子继副座

第一三〇回

- 秋风叶落 宋家接连走几人 (3521)
冬寒草山 蒋府日夜吵不停

第一三一回

- 草山夜沉 宋美龄陈香梅私语 (3551)
病榻昼响 蒋介石日余孽定计

第一三二回

- 顺时代进 日田中首相访华 (3578)
逆潮流行 编“秘录”众人唾骂

第一三三回

- 马屁拍错 衣复恩银铛下狱 (3608)
秘密访台 路易斯自寻没趣

第一三四回

母之骂儿 其气粗犹似当年 (3650)
人之将亡 其言善也说真话

第一三五回

相煎何急 经国拒纬国探父 (3680)
同室操戈 美龄逼太子救人

第一三六回

残烛将尽 蒋经国密议遗嘱事 (3711)
纬国赶来 宋美龄断圆父子情

第一三七回

魂惊梦惊 太子夫人心惊肉跳 (3742)
雷声风声 蒋氏中正梦断草山

后 记

——唐人的《草山残梦》与其他
..... 赵元龄 (3770)

第一二八回

总统求医 老婆儿子各执己见
副统辞职 内中诸多咸酸苦辣

书接上集。

话说自胡适病死台北，吴国桢远走美国，孙立人失去军权，还有那几个爱和蒋介石抬杠闹别扭的人物也一个个给搬下了台，按理说老蒋该可以松一口气放宽一点心了，岂知令老蒋头痛心乱的事一件接一件，没完没了。既有夫人宋美龄与儿子蒋经国面和心不和的家事，还有台湾政局不稳的内事，更有美国后台老板捣鬼的外事，这些事搅得老蒋心慌意乱，头昏脑胀，再加上近来他的“龙体”欠佳，精神不支，更倍添苦恼忧愁。

这一天，蒋介石心情本来就坏，身体又感不适，和夫人坐在办公室里翻看当天的报纸，忽然看到一则消息，披露了老小二蒋扣押吴国桢小儿子作人质一事。老蒋看罢，连连摇头长叹。想当初吴国桢要走，老蒋也曾劝阻过一阵，但最终还是放他走了。因为蒋介石深知吴国桢对他虽已“尽忠”，但对蒋经国不可能再尽什么“忠”了。蒋经国在上海“打虎拍蝇”时，对这位当年的上海

市长带来好大麻烦，如今情况类似，再不“撤走”内中的一个，两人的“死对头”势必加剧，而这样做等于小朝廷自撬墙脚，甚至有朝一日小蒋逼吴太甚的结果，说不定会激起一个剧烈的“战役”，而届时出现使他无法“传子”的结果，也大有可能的，因此他赞成吴某出国。

老蒋的这些想法，显然不为小蒋全部理解。他以为在台他为“王”，逆之者死，顺之者昌，不露一手无疑示弱，于是发动立法院等一些帮闲，一再在集会中围攻业已离去的吴国桢，并且扣留他的一名幼子，作为人质。他也知道吴国桢的处境，这个“忠臣”是不会因此在美国和李宗仁“合流反蒋”的。

但宋美龄不以为然，认为报章喧腾，街头巷议的结果，对吴国桢没什么损失，对这个政权却不妙之极。然而她的丈夫还在听任儿子对吴展开攻击，找个机会劝道：

“我们当前最麻烦的问题不只一个，可是数来数去，轮不到吴国桢头上，你说是么？”

蒋介石作头痛状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宋美龄道：“现在，几乎全世界都在谈论经国和吴国桢的事，太可笑了。你批准吴到美国，经国可扣留了他的儿子当人质，如果再闹下去，对方有可能打官司，那你想想，我们的面子怎会有光彩呢？”

蒋急问：“他儿子干什么呢？”

宋冷冷地说：“什么也不干，十二岁，读书。”

老蒋闻言语塞，表示不想谈这个，千头万绪的事情都来不及处理，这件事其实不应该成为问题，更没精神打理，但背着老婆却要儿子停止扣留人质，不免闹笑话。

于是小蒋告诉他，他并非扣留人质，只不过要外交部不给此子签证而已，这个孩子仍在家中受祖父管教，并未像外传那样身系囹圄。不过他反对批准此子出国，如果这样做了，等于向吴示

弱，因此迄未作放行之想。

老蒋感到厌烦，恨恨地说：“吴国桢不会造反，你这样对他，不造反的人也要造反了，快把他儿子送到他身边！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？要知道你太需要那批老人帮你，否则你将来怎样办事？你从江西带来的人，他们究竟肚子里没什么东西，而且见识又浅！”小蒋闻言默默不作声。

半晌，蒋经国道：“万一他儿子出境之后，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什么，对我们不利，我们就吃亏了，所以……”话未完，老蒋皱眉道：

“他不会乱来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再对你说，我这样对他，不是为了他，恰巧为了你！”

蒋经国还想不透乃父的弦外之音，也只能“释放人质”了事，但吴国桢这口气怎能就此算了？当下洋洋数千言，写了封“致监察院、立法院书”，对小蒋的胡乱抓人，排斥异己，漠视民主自由等等，来了个历数其非，正面开销，而且用的是拥护老蒋角度，报纸可以刊登，乃使国民党人大表共鸣，把蒋经国恨得牙根痒痒的，可又不敢发作，而且也无从发作，小朝廷人无不窃笑。

但是，小蒋亟欲上台之心更切，排除异己之心更急，因而和宋美龄、蒋纬国之间的矛盾愈深，对其父原有的老派老军更不用说，干脆是个“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”的局面了。

而蒋介石的摄护腺发病问题，尤其使他们几个“心病”更见“严重”，医生的诊断是非动手术不可，否则老蒋将会迅速衰亡。而应该在那里动刀？由何人执刀？其妻其子各有意见，都希望老蒋采纳自己意见，而老蒋那条命自视甚高，岂能随便采纳他人建议？虽然亲如老婆，情属父子，同样顾虑甚多，难以决定。

病榻之旁，宋美龄劝道：

“我的意思，不如到美国去医，这种病是偏重手术的病，台湾医生太落后，美国医生很高明，你可以不住医院，订一层大酒店，

就能舒舒服服把病看好。”

蒋介石皱眉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美国医生对这个有办法，可是我更加知道，美国有人要把我赶下台来，这些人，必要时很可能对我暗杀，譬如‘第三势力’，譬如‘台独’，他们见我出远门，入医院动手术，无论在路上，在病房，他们都有下手的机会。”

宋美龄摇头道：“不会。美国朋友都希望你能去那边动手术，他们如想害你，还会对我这么说？而且一旦动身，从飞机到目的地一路护理，都是他们负责，怎会出事？进了美国医院，或者租下酒店，他们更加责任重大，警卫保护格外细密，怎会让堂堂一国元首，在美国政府严密保护下出事呢？”

蒋介石闻言一怔，暗忖他这个“一国元首”，已经到了尽头，联合国里都在讨论起代表权来，他面子上如何过得去？再说驱蒋吞台迹象不少，谁能担保他直着身体去，不会横着身体回来呢？

宋美龄一再重复赴美就医的好处，蒋介石可听出些弦外之音来，原来她想去美国的心情比他迫切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她是在为他的健康打算。

最后，蒋介石没有办法，只能如实说明：他如去美国医病，就不同于她到美国“整容”，总之一百个不合适，这种“老板”杀人不见血，他对“驱蒋吞台”的感受渐切，因此无论如何不会到美国。但不反对美国医生，问题是为他开刀的美国医生不但手术要保险一流，政治立场也得保险对他有利。

宋美龄随后举了三、四名美国的“国医”，认为这几个人之中，随便一个都具备他所要求的条件。

但老蒋认为不可，他相信他们第一个要求能够保险，第二个要求就保不了险。在这问题上，这些“盟友”比他的敌人中共要差得多，中共在“西安事变”中极力主张释蒋抗战，但“盟友”为了目前驱蒋吞台的“大计”，决无理由希望蒋介石活到一百岁的了。

宋美龄闻言默然，因为她对乃夫“妨碍盟友在华的利益”的

实情，不但有所理解，抑且也在惊愕。

蒋经国赞成乃父的办法：宁可花钱延聘美国名医，也不能前往美国。他更清楚，此举会出现引“颈”就戮局面。

蒋经国惟乃父的决定为决定。

陈诚赞成飞美治疗，严家淦也然。

其他文武“大官”不敢表示意见。

蒋介石的病，终于拖不下去。

蒋介石无法工作，乃至无法休息，连睡眠都成问题了。

摄护腺的问题是一面，他长期来的荒唐生涯，尽管财富和进步的医药使他得以却病延年，但目前的各种打击，足以使他精神崩溃，这个独夫真的到了无法支持的阶段，他急需开刀，可又不敢就医。

那一日，小朝廷中忽地传开一个“骇人听闻”的消息，蒋介石住院了。他进的是台北荣民医院。一名四十来岁的陈姓中国医生是他这次的主治医生，确切地说，他为他动刀。

人们纷纷打听，窃窃私议，结论是白宫对蒋丧失信心，因此蒋对美国也丧尽信心。荣民医院是蒋的官方医院，一切设备与管理，可以完全不经洋人之手。早在蒋作出这一意外决定之前，这间医院已受到“秘密警察”的周详调查，并且已在蒋严密“防卫”之中。

“荣民”即伤兵，蒋介石真的成为“伤兵”，并且是一个重伤兵了。

为了强自镇静，蒋介石身穿长袍，手持士的，头戴呢帽，故作轻松，在前呼后拥之下，下车直入医院，也毋须介绍，挥舞手杖，对那个陈姓医生道：

“你给我开刀？好好好。”

那医生刚过四十四岁生日，既是台湾的摄护腺疾病权威，又是个有经验的外科大夫，且是一个医生最好的阶段。所谓“最

好”，是指年轻者开刀轻松，但治病经验较缺，年老者治病经验丰富，但开刀吃力，甚或欠准。蒋介石算是挖空心思，“就地取材”，而一条老命在他手上，不“客气”一些是不行的了，但他几十年来搭惯架子，再客气也显不出半点真情，当下频频点头，连呼好好之后，见周围一片雪白，藏在白袍里的男女医护人员，个个脸儿雪白，“敢情是见我害怕”，蒋介石于是马上推下一脸笑，挥舞士的，对医生道：

“你们院长向我介绍，我知道你本事不小，所以嘛，我外国也不去，外国医生也不找，专门要你给我开刀了。你要好好地开。”举起手杖在他肩上作状道：“开得好，重重有奖，开得不好，”把手杖轻轻地连打三下：“我可要打你军棍的啦！”那医生闻言呆若木鸡，不知所答。他知道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在他手杖里面，就有一把锋利的长剑，更知道就是这个人，当年在大陆杀过不知多少爱国志士、进步青年，就在台湾，也曾于一九四七年“二·二八”大开杀戒，就在这医院里，不少台籍职工的家人亲友，有些已在当年牺牲，有些迄今下落不明，影子不见。

可是也就是这个独夫，几小时后他得为他动手术，救他一命了。

经过“忠贞调查”的医生，不可能有害于老蒋，但老蒋那个模样，吓坏了这个“忠贞医生”，他在院长和助手协助下开始工作，一身是汗，一头是汗，更糟糕的是双手颤抖，浑身哆嗦。

手术室中，没有一个人不为这位医生着急，因为操刀一割，劲由手出，如今双手在发抖，怎么个割法？

待麻药开始生效，那院长在他耳边低声说：“我认为你有把握做好这个手术，但你过分紧张，我担心你做不好这个手术，老弟哪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他的病状，你诊断过了，他的病症，你也很熟悉了，他的一条命在你手上，而你我一条命在他手上，你懂得我的意思了？”

那医生一个劲儿点头。

“好，我祝你的手术成功！”

可是，第二天一早，蒋介石的病状作了说明，这回手术并未成功。小便依然失禁，病处依然疼痛。

院长和医师以及蒋经国和“安全人员”等等，可有了个共同的想法，认为这回手术的失败，并非医生本事不济，而是医生紧张过度所致。

但是以蒋介石的情况来说，年迈加体衰，即使再做手术，也必须经过长时期休息，大力滋补，恢复元气，再来引“颈”就“割”。

宋美龄对着床上哼哼唧唧的丈夫皱眉头，劝道：“我看，还是找美国名医吧，你可以不去美国，我可以把名医请来。”

蒋介石也皱眉头，久久才说：

“我不会死的，我不到美国去的，我也不要美国医生开刀的！”

宋美龄只好叹气，还想说什么，于右任等五、六名“元老”前来探病，老蒋要他们直入卧室，勉勉强强坐了起来，腰间垫了好几个枕头，先听于右任代表监院“慰问”了几句，然后不痛不痒地“劝慰”了几句，蒋介石心中雪亮，这个老头儿是他用“变相绑架”办法，在南京解放前硬把他搬到台北来的，几个特务，几张机票，一叠路费，你不走也得走，作为蒋介石小朝廷在台北开锣的“老招牌”掩饰，借以造成国民党元老派都和蒋同进退的错觉，此所以于右任到死也不能同意，但已毫无办法，因此探病之时，语多“保留”，蒋介石怎会听不出来？

众人俱皆无语，老蒋不能不开口，说了句：“我实在没有功夫生病，”马上以拳捶床，恨恨地说：“我还不能死呀！”其声凄厉，众人如芒刺在背，又似坐在针毡上，也就告辞，相顾一笑。

那宋美龄瞧在眼里，笑不出来，蒋经国并未目击，但心情特别黯淡，因为乃父的死亡是免不了的，人都有一死，但他羽毛未

丰，尚未“继承”，一旦乃父两腿一伸，这个小小的江山如何落到他的手里，可太难办。

如此这般，他把荣民医院院长找来道：

“不要太紧张，你们的医生没问题，不但‘忠贞’，而且有本领，问题他开刀居然双手发抖，那怎么可以？本来我想找他谈谈，再一想，这样做会使他更加麻烦，因此……”当下压低声音，要院长去找陈医生一谈。

那医生没把病人治好，自己可生病了，浑身发软，有高烧，家人同事莫不关切，因为他的病如何得来，毋须细说，但今后还有一“关”，又如何过去？一片愁云惨雾之中，那院长可探病来也。

“老弟，”那院长见他清醒过来，安慰了一阵，笑道：“你年轻力壮，经验丰富，手术纪录十分优良，这才被选为替‘总统’开刀的医生，很不容易，你应该高兴，何必如此紧张？”

“院长有所不知，”陈医生道：“他的健康是差，但他的那对眼睛，可是凶得很哪，他一辈子杀人无数，我可在他身上开刀，老实说，我可是后悔当医生啦！”

他的家人闻言啜泣。

那院长叹了口气，劝了一阵，把自己的意思对他说了，他说蒋经国曾经找他，不用问，当然是为了这件事。尽管他和颜悦色，但弦外之音是不问可知的，因此他也紧张起来，因为他是他的主管，万一出了事，医生如何处置还不知道，但他最低限度的后果，便是“纱帽”不保，打破这只饭碗事小，还有些什么冬瓜豆腐，就难说了。

但是，事情已发展到这个地步，那院长认为担忧无益，不如冷静从事，从好的一面去想，蒋介石连美国医生都不能信任，说明了他对“荣民医院”的重视，升官发财有份，应该高兴才是。

可是从坏的方面去想，蒋介石显然像个皇帝模样，只不过加了顶“现代”帽子罢了。尽管他满口“仁义”，但心狠手辣，因此

不可不知，万一真的出了事，准会“陪葬”。

陈医生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因此我来告诉你，”院长道：“这次再动手术，如果做不好，他就死了，而你，也没法活，你不干也不行。除非自杀。反正一个死，你何必紧张呢？”

那医生想想有“理”。而他的“病”，也就爽然若失。

眼看蒋介石再度入院之期已到，那医生要带着行李住进医院去了，家人话别时，他叹道：

“大家不必紧张，这回，我有必胜把握，因为，他的病还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，照了无数X光片，证明了这一点。他的身体是差，可是营养好，保养得更好，因此还不致从此救不回来，而问题在我的心情紧张过分，现在，我反而不紧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家人问。

“反正一死！”陈医生于是以“从容就义”心情住进医院，咬牙切齿作心理准备。

他所担心的事情，终于来到。

这回蒋介石不再用土的作打他状，因为这次是“坐”轮椅抬下汽车，抬进手术室的，原本想在“官邸”动刀，无奈设备没法凑齐，有些仪器体积庞大，重量也有吨半两吨，不但是个安装问题，而且还有个性能问题，因此仍然住进医院，不过再过几年此病又发生时，蒋介石连轮椅都没法坐，就要动用直升机了。

却说这回再动手术，蒋介石双目的凶恶眼光，已经大减。倒不是说老蒋“转性”了，非也，而是他的生命力开始严重衰退，装模做样吓唬人都不可能了。

那医生的最大一项“秘密武器”，便是咬牙切齿，当蒋介石是个仇人对待，“好，今天看我的！”他在这情状下提起刀子。

手术在“极密”情况下进行，但此事焉能遮掩？小朝廷中大官们窃窃私议，接着是“中官”们传将开去，乃至成为台湾一部

分人们的话题，而病者的“病处”恰巧是那个地方，尽管这是“病理”，但谈者联想太多，笑话奇谈太多，不再赘述。

却说蒋介石入得医院，请走太座，留下儿子，而那两个儿子已经事先受到乃父警告，戒备已够严格，不必再东走西转，加深院方不安情绪，更忌对陈医生戟指而言，如若这样，他这条老命就难保了。

而那院长更妙，对旁人沉下了脸，对陈医生却是笑容可掬，除必需人手之外，手术室里里外外，一片静寂，那医生咬牙切齿，在蒋介石身上动刀动剪，就摄护腺手术而言属于医学，就此事而言，医生一身大汗终结了他的“冒死工作”，但又一身大汗顾虑到此人后果：因为为了抢救他的命，蒋介石尿道已遭摘除，今后排尿，非另找出路不可了。

紧急会议上，那院长把这项手术誉为世界第一流水平，一再强调非改造尿道不足以救蒋之命，如果保留，那等于并未施行手术，患处的发炎和溃疡，眼看要不可收拾。但病人并非常人，因此有关“尿道改路”手术，必须获得他本人以及家人首肯，才敢动手。

但是，由于患处必须争取及早愈合，这一决定不能拖延过久，越快越好。

蒋经国当然不敢作主，宋美龄何尝敢代替决定？好在麻醉剂已经失效，宋美龄也赶下山来，把院方的意思对蒋说了，蒋也感到这回手术经过良好，尿道改路确是必要，反正他已年迈体衰，这话儿的“问题”再大，也大不过保全老命一条，当下首肯，于是尿道改在腰间“敷设”，出得院来，成日价捧住个尿袋，十分不便，但此病确已祛除，也感到轻松了一些。

但是，国内外形势对他的压力，却与病情相反，日益紧迫，几乎窒息。

那一日忽地想找陈医生一谈，问问病后情况，宋美龄伤人去

找，回讯是陈医生进医院去了。他是个医生，进医院本属常事，无奈这次进院是因为紧张过度，支持不住了，因此老蒋离院之日，正是他住院之时。

蒋介石闻讯皱眉，再把院长找来，那院长属于“反正一死”的人物，正色道：

“报告‘总统’，这回手术之好，实属罕见，此乃‘总统’洪福齐天，否则不可能的。不过，由于年龄和体质关系，最好不能再发，因此必须注意保重，多多休息。”

那院长的弦外之音，蒋介石听得分明，也就是说，这回手术成功，尿道必须改途，还是好的，万一旧病复发时，要再动手术，那就问题多多，势必触发到其它病症，并且很难保证伤处可以收口。

但蒋介石此刻思索的还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一般封建朝廷在这种情状下最感迫切的问题：传子。

蒋介石早就准备“传子”。他尽管满嘴“自由民主”，但“家天下”已成定局，问题是那部鸟“宪法”上面写明“传副”，又如何传得了“子”？“副”即陈诚，可是陈诚对蒋“忠贞”有余，“听话”不足。前者指他反共面貌并无改变，蒋把“龙位”传与陈诚，肯定可以放心；但后者指的是只听老蒋之言，难服小蒋之命，在这情形下，再“忠贞”的奴才也不再符合老蒋要求，因此很伤脑筋。

老蒋如老僧入定，那院长汗毛凛凛，进退不得，十分困窘。宋美龄见状暗示他可以悄悄离去，于是蒋介石睁开双眼之后，也不回来客下文，却要乃妻到身边道：

“美国方面，对辞修的副总统一职，看来反对的人不大多，你以为内中有什么问题存在？”

宋美龄笑笑摇头，认为美国方面对陈诚印象谈不上好坏，因为根据美国习惯，副总统在平时只是一个“摆饰”。她反问乃夫为